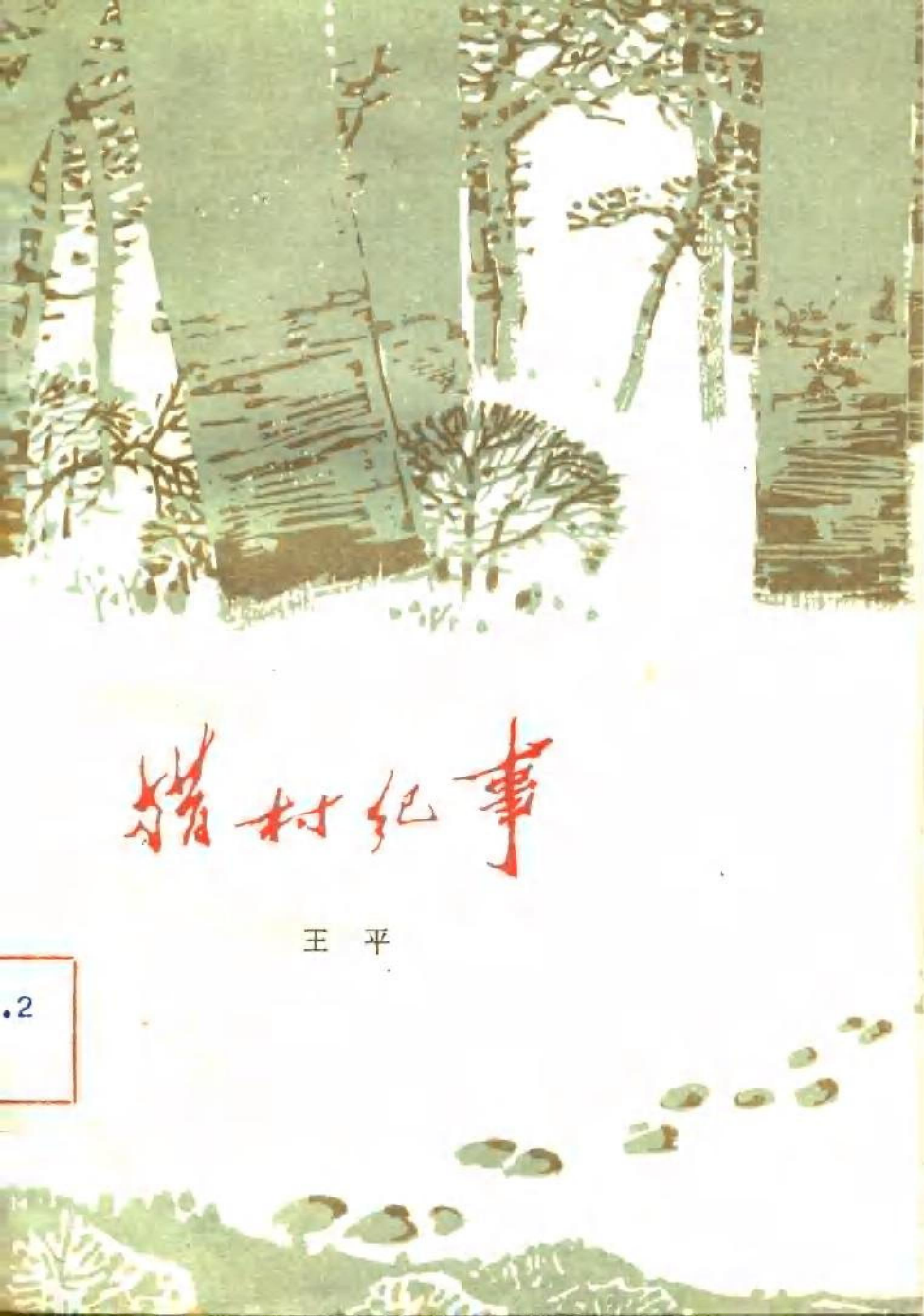




乡村记事

王 平

猎村纪事

王 平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呼和浩特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鄂温克民族狩猎生活的小说散文集。作者以绚丽多彩的笔触，绘声绘色地描划出一幅幅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独特艺术境界的风俗画。作品从不同的生活侧面，深刻地反映了鄂温克猎民饶有风趣的游猎生活及解放前后的巨大变化；生动地描绘了大兴安岭和根河游猎区神奇多姿、气象万千的自然风光及奇珍异宝；着力塑造了鄂温克猎民勤劳勇敢、强悍豪放、热情好客的感人形象。是一曲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颂歌。

所收作品短小精悍，故事引人入胜，文字优美生动，生活气息浓郁扑鼻。读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猎 村 纪 事

王 平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125 字数：200千 插页：2

1981年7月第一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700册

统一书号：10089·210 每册：0.58元

目 录

吹口弦琴的人	(1)
阿巴河在欢笑	(11)
猎村琴声	(16)
驯鹿的故乡	(26)
猎 人	(36)
春光永驻鄂伦春	(42)
旗委书记和乌热	(53)
鄂温克一家人	(59)
松 塔	(65)
春风徐徐吹	(72)
女技术员和老憨	(80)
在林海深处的小镇上	(91)
小溪边的猎民村	(100)
猎村问贤	(105)
犴女人	(112)
奥来和艾姑	(123)
葛别千的婚事	(127)
花鹿在开在禁区	(133)
路	(143)

灯 光 (158)

父女护林哨 (166)

猎村纪事

打灰鼠(之一) (171)

可爱的猎犬(之二) (175)

猎 熊(之三) (179)

叫打飞龙鸟(之四) (183)

凶猛的野猪(之五) (186)

松鸡的“舞会”(之六) (189)

美丽的驯鹿(之七) (192)

桦皮船(之八) (195)

捉水獭(之九) (199)

猎野鸭(之十) (203)

采山参(之十一) (206)

猎 雁(之十二) (210)

鹿 哨(之十三) (213)

饶有风趣的婚礼(之十四) (216)

篝火晚会(之十五) (219)

密林深处的“达格” (224)

阿乌妞 (229)

长明的烛火 (235)

伊娜索的爱情 (242)

代 表 (248)

口弦琴又吹响了 (254)

吹口弦琴的人

大兴安岭北麓，一条小山溪日夜不停地叮冬流淌。它弯过几弯绕过密林丛中那个格局不一的刻有花纹的木板房、起脊的草房、红砖青瓦的砖房、平顶的土坯房、低矮的马架子组成的屯落——淘金屯，流向密林深处的陡峭山崖。这各具特色的建筑向人们告诉居住在这里的主人大多来自关内河北、山东等不同的地区和省份。据说一个山东淘金者先在这里挖了地窖子住下，跟着来了寻山挖棒锤（采山参）、套狍窖鹿、伐木采药材的，都来到这个离边境只有八公里，座落在几乎与世隔绝山谷间的淘金屯。居住在这里的，除了两家混血人外，全部是汉人，虽然职业低下，生活清苦，但人们能和睦相处，加之景色优美，大有世外桃源之感。人们的生活象那条小山溪安谧静悠悠地流淌、流淌，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秋天，人们刚欢呼“八·一五”日本投降不久，来了一个鄂温克青年，竟给淘金屯带来了一场风波。

那是秋风瑟瑟的黄昏，淘金屯村边桦树林中踽踽独行着一位身穿狍皮褂、鹿皮裤脚蹬齐哈密高腰狍皮靴的被当地称作“栖林”的鄂温克人，他背着一个熊皮背夹慢悠悠来到小溪边，右手拿着一个象小小柳叶的三张铜片，一端铆在一起，另一端象扇面略略打开的口弦琴，缀着绣驯鹿头象花纹

穗头，痴痴伫立在一块白石头上，两只含泪的眼睛里，透射出期待的目光，凝视着通往猎区的林间小道。他轻轻拨动片顶，吹吸片身，便发出耳语般的音乐，旋律忽而轻微、纤细、忽而低沉悲愤、如泣如诉。好心的老大娘听着这撕肝揪肠的琴声，送来炖狍肉，黄米面饼、大煎饼。这个慥悍英俊的小伙子是用鄂温克话向人们表示谢意？还是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他不吃也不喝、轻轻叹气，眉宇间显出心事重重的神情。两眼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中，一只疲倦、呻吟的孤雁奋力飞行。小伙子居然落了泪，人们都找不出恰当的方法来表达对他的关切和同情。忽然村里走来了一个稳重的混血人，是村里杂货店的老板，叫伊戈，大家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是个老跑山的，当过安达克，进过省城，经的多，见识广，他果然没负众望，没到一袋烟的功夫就把这个青年请到了家里。这伊戈可是个精明人，他只听懂这个青年人一句话：“我会养鹿，”他一寻思，是个鄂温克人，于是就甜言蜜语把这个青年留下了。

鄂温克青年落了脚，勤恳操劳在五峰山下建起了养鹿场，这可是件新鲜事，谁不知鹿全身是宝，鹿胎补养天真，滋阴去火，鹿骨安胎下气，久服不老，鹿肉又是营养丰富的佳品，不到二年，窖来的一对马鹿繁殖成了三头幼鹿，它们头上戴着桂冠二叉或三叉的褐色鹿茸，宛如珊瑚枝一样美丽，到了秋天割了三斤茸熬了五斤鹿胎膏，伊戈象是得了一棵摇钱树。淘金屯的人更羡慕鄂温克人的驯鹿本领，也很想知道这个异族年轻人的来历和姓名，可惜语言不通，加之这个青年行动怪僻，不愿意和人说话。但人们都说伊戈得了个活宝。伊戈拈着八字胡，盘算了一阵，决定在这块宝地安

家，这是他施展发家宏图的良机，加上长春被围，他惦记哈尔滨的家产，星夜赶回省城接来日本朋友山本一郎送给他的女人王山丫。

这王山丫比伊戈小二十多岁，到是个细眉俊眼标致人，不知是嫌山沟冷漠荒凉还是有什么心事，整日愁眉苦脸，不梳不洗不施粉黛，象个呆痴人，如同笼中画眉。她在哈尔滨听说收下一个会养鹿的鄂温克人心中一震，长叹一声！一听伊戈接她来就迫不及待地来到淘金屯。

正是日丽风清，天蓝如洗。伊戈领王山丫来到近山绿绿、远山蓝蓝，翡翠的樟松林傍，小溪环抱的鹿场，几头象牛犊似的小鹿蹦蹦跳跳围着养鹿的鄂温克青年，舔他的手，在他膝前亲昵地蹭来蹭去，王山丫深藏忧郁的俊眼一落到鄂温克青年人身上，霎时闪出惊喜的光彩，要不是她急忙掩住嘴，准会叫出声来。鄂温克青年却没有注意这个贵妇人，他又忙着去给鹿崽洗澡，埋身到溪水边。

当天夜里，天空黑漆漆地刮着瑟瑟的秋风，王山丫逃出深宅大院，直奔鹿场。黑土垒起的地窖子闪若明若暗的灯光，口弦琴如泣如咽，王山丫再也忍不住低低哭泣起来。鄂温克青年举着野猪油灯闻声循来，王山丫拉开栅栏一头扑向鄂温克青年的怀里，凄楚地喊了一声“乌热”就泣不成声了。

鄂温克青年大吃一惊，就着野猪油灯光，看一眼王山丫，急忙揉揉眼，再看老半天才猛地展开双臂，把王山丫紧紧抱往，眼泪“刷”地涌出来，千言万语说不出口来。

乌热和王山丫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命运把这对异族青年男女紧紧连在一起。

那年的秋天，满树的野梨、黑乎乎的木耳、挂满架的山葡萄怪惹人喜爱的，十七岁的乌热已长成一个英俊漂亮的小伙子，浓眉大眼，宽宽的额角，白晰的面庞，是个部落里受人称赞的“摩尔根”（好猎手）。乌热那天出猎归来，忽然听到草塘那边有人呼叫，一只黑熊扑向一个正挖山参的老人，旁边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拿着一根索罗棍（用桦木做的扒拉野草的工具）在熊屁股上拼命抽打，乌热瞄准开枪，打死了老熊。被救出的是山东来挖山参的汉族父女俩。老人与熊搏斗受了重伤，临死把自己的独苗闺女王山丫托付给乌热。乌热用鄂温克民族的最高礼节风葬了老人，把王山丫带回部落里，乌热怕王山丫难过，趟着过膝的有冰碴的河水，捉来一对野鸡哄她玩，打来飞龙鸟，乌热一口不吃，让山丫补养身体，两个人相依偎命，风风雨雨，度过了三个年头，十七岁的王山丫已长成一个丰满健壮的姑娘，红喷喷的鸭蛋脸，一双细细的弯眉毛，眉下是一对笑咪咪的眼睛，象清泉一样深沉、清澈、明亮，脚步不但轻盈而敏捷，胸脯挺得高高显出少女所特有的庄重和健美。她的活计干得象她长的那么漂亮，狩猎，熟皮张，用狍筋缝手套，用桦皮做手工，样样都呱呱叫，外人都把她当成道地的鄂温克姑娘。就在部落里由长老做媒，两个人订了婚。乌热打算多打一个四平头（鹿茸）、多窖两只犴，秋天给山丫做件漂亮衣服就结婚。谁知就在这年的夏天，日本山林队清山，把所有的鄂温克人集中在一起，办起了关东军栖林训练营，乌热和山丫都被抓来。乌热天天操练，跑步，作操，打靶，山丫和几个妇女为他们做饭，当佣人，四周拉起了铁丝网，日夜由日本兵监视。那一天，一个叫山本一郎的日本大佐看中了王山丫，趁

山丫洗菜，山本上前搂住：“花姑娘”就在山丫脸上亲了一口，正巧来打水的乌热看到了，他举起扁担把山本打倒，拉住王山丫向山里跑去。鬼子马队进了山。为了让乌热逃出虎口，她故意往另一条林间小路跑去，王山丫被捉往，山本一气之下，把王山丫卖给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安达克当了小老婆。乌热在山里一直藏了一年多，直到淘金老汉的大孙子，那个伐木的汉族人告诉他，鬼子投降了，他才跑到栖林营去找王山丫，枯草断木，败瓦颓墙，他连个人影都没有找到，他顺着溪水到处找他心爱的人，走啊走，顺着溪水流落到淘金屯。想不到三年以后才见到了他昼思夜想的亲人。

乌热不敢多想，赶紧走出栅栏门，“忽”地一声响，一根粗大的棍子打过来，重重地落到王山丫的腰上，王山丫跌倒，乌热低头闪过又一棍。王山丫挣扎起来示意乌热快逃，乌热不肯，一棍打到乌热的脑袋上，只觉得忽悠一下，倒在地上。他还摆手让王山丫快逃出这个虎口，王山丫拼命向山里跑去，后面有人紧紧追赶，她看上下无路，一下跳进滚滚的额尔古纳河，葬身于波涛之中。

事情发生得突然，结束得也快。淘金屯的人谁也摸不清事情的根梢儿。有人夸伊戈宽宏大量不记夺妻之仇，不但给乌热负担治伤的药费，还经常送来营养的东西；也有人说：世道变了，伊戈不过是来个倒摔阿斗刁买人心。还有人说：伊戈看中的是财，不是人。

可是乌热治好了伤，日夜吹着口弦琴到处找他的情人，人们又悲又痛。当乌热知道王山丫已经投河自尽了。他绝望地一下子瘫在地上，傻了半天。忽又“哇”地哭出了声，然后疯子一般，在河岸上撕裂心肺地痛哭起来，堤岸发出隆隆

的欲碎的回声，淘金屯的人们跑来，可谁能拉起他呢？……直到深夜，痛苦还在无限地折磨这个鄂温克青年。无情的河水，一口一口吞着他苦涩的泪水，终于把他的泪水喝干了。

鄂温克青年乌热猛然跳起，纵身扑向滔滔的额尔古纳河。

“你不能死啊！”当他的脚跟一离地，一双粗壮的胳膊将他拦腰抱住。这是一个高个子宽肩膀、留着黑胡髭的那个淘金老汉的大孙子，告诉他日本投降的那个伐木工人老张。

这时东方熹微，露出一线曙光。原来那个伐木工人老张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一解放党派到淘金屯的工作队队长。那个和蔼可亲的人告诉他，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改天换地，各民族当家做主的日子来到了。人民需要他养鹿。乌热终于抹去了眼泪，紧紧和这个工作队队长拥抱，又在这里开始养鹿了。

自从实现了合作化，这里的养鹿事业一天比一天兴旺发达，乌热对别人的要求几乎没有，长年累月，吃苦耐劳巧手精心经营的养鹿场成了淘金屯集体经济的台柱子；乌热给予人们的的确多得难以计算。每年上等鹿茸、鹿筋、鹿骨、鹿胎、鹿鞭大车小辆运往省城，换回了发电机、磨米机、胶轮拖拉机，淘金屯好多人家盖上了走脊的红砖瓦房，附近村庄那个不羡慕淘金屯的人家富得流油，动嘴就夸他们的鹿场，总是嘴巴没张开，眉里先挂出八分恣意：“这吹口弦琴的鄂温克人是淘金屯的摇钱树啊！”乌热给人们的贡献何止这些，哪个人没尝过他打的野味，烤松鼠、燻山兔、燉山鸡……患眼疾的人吃过他打的熊胆，妇女们吃过他熬过的鹿胎膏，大人小孩每逢夏夜总围在鹿场的栅栏外，听那悦耳、动听的口

弦琴独奏。他还自动承担了护林哨的职责，偷猎者逃不出他的眼睛，毁林盗材者，休想走出森林，他无私，人们很尊敬他，也很喜欢他，可是乌热的脸上过早地出现了皱纹，平板冷漠得没有一丝笑容，在用猎产品去山下换回化肥、农药、面粉、布匹的时候，人们向这个异族兄弟欢呼，打着手势，向他表示感激的时候，他充满皱纹的脸上、那双臃肿有几分干涩的眼睛，微微有点湿润，算是鄂温克人乌热大动感情了。这时人们会见一双结实的带有厚茧的双手，轻轻擦拭一下眼角，向人群扬起手，算是他对大家的最礼貌的回答了。

但是乌热用他默默地行动做了最好的回答：他把他的心都献给了集体养鹿事业。他日夜住在养鹿场，连节假日都不下山，他的最知心的好朋友，经常能用鄂温克话和他谈天的要算当年的工作队队长，如今的旗委书记老张，凡是老张下乡，特别是节假日那怕多走几里路也要绕到养鹿场，送上他舍不得喝的庐州老窖，捎来老伴为乌热缝制的衬衣。要么送上一包高贵的祁门红茶。两个人不放桌子，象鄂温克人那样席地而坐，燃起一堆篝火，吃着乌热煮的大块犴肉，喝着乌热自己用杜柿越桔等野果酿的甜果酒，谈天下大事，谈新法养鹿，谈马鹿和梅花鹿人工受精配种。这一天夜里两个老朋友谈完他们所关心的事业外，老张突然建议，好久没听到乌热的口弦琴独奏。

夜阑人静，群星满天。如泣如咽的口弦琴声划破夜空，会同淙淙流淌的溪水，在奔腾直泻的时候，老张摆了一下手，琴声嘎然而止。他早想征求一下乌热的意见，给他找个老伴，书记说完怕乌热听不明白，特地用手做了个穿针引线

的动作。乌热顿时阴沉了脸，他没有说话，拍拍心窝，指指大河，摆摆手。老张明白他的心，乌热是说：“他的爱，已经顺水漂流，世上再没有第二个。”这是多么圣洁的感情，是多么坚贞不渝的心啊，老张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乌热低声的哭泣起来。那一天，乌热的口弦琴响了一夜，淘金屯的人没有一个不为乌热的真挚的感情而下泪的。

乌热的心，乌热的全部爱，全放在养鹿事业上了。他不仅把马鹿和梅花鹿的交配试验成功，又开始养起半野生的驯鹿，他为了摸索驯鹿的习性，阴雨天，披着蓑衣站在雨幕中，看着公鹿的角逐，公鹿发起怒来，用角把他抵翻在地，撕破他的衣服，揉破他的脸，他爬起来，顾不得擦洗伤痕，又拿着桦皮篓耐心地给公鹿添豆饼了，然后又给他洗澡，培养感情，使驯鹿驯化，人们说乌热把身体的每一颗细胞都献给养鹿事业，这一点也不过分。

有一天，乌热突然拿来三十块钱找生产队长跺脚、叹气、捶胸，队长好生纳闷，怎么也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乌热急了，领到树林里一看，地上一滩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有一个偷猎者违反了不打怀胎母鹿的规定，所以他这个护林哨失了职，用这些钱做赔偿。队长知道乌热办事顶真，无法解释，只好暂且把钱收下。第二年，他去旗里收购站送山货，捉住了这个偷猎者，原来是刁钻经营，把犴血拌灰冒充鹿心血的伊戈，他经常偷猎，卖高价，欺骗国家。乌热一见他欺骗国家，又抓住鹿胎膏这个证据，便红了眼，一拳打得伊戈嗷嗷叫，队长罚了伊戈，把钱还给了乌热。

乌热养鹿的事越传越远，他的好朋友老张请他到旗里参加劳模会，书记亲自给乌热披红带花，向大家介绍他的事

迹，自治区报纸登了他的照片和事迹。乌热成了自治区叫得响的人物。

劳模会刚开过不久，淘金屯来了一位剪发的俊眉俊眼的中年赫哲族妇女，鱼白色短裙，青制裤，攀带的方口黑布鞋，风尘仆仆直奔鹿场找乌热。当她和乌热见面的时候，两个人呆视了半天，她猛叫一声“乌热”，就扑到乌热跟前，乌热惊喜异常，紧紧把她抱在怀里。

鹿场上的姑娘和小伙，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全傻了眼，他们不知道乌热什么时候谈了恋爱，找了个赫哲族姑娘。还是淘金屯的一个老人，上前一打量，几乎惊叫起来：“天那！这对秋水明月般的眼睛，不就是当年跳河的王山丫吗？”

“是我，我没死，跳河被一个赫哲族老爷爷救活了，到处打听乌热，总没见到踪影，谁知他竟上报了……天呐，他竟上了报！……”

这一夜，乌热的口弦琴响了一夜，第二天，淘金屯的人说着吉庆的话儿，用鄂温克古老的婚礼，牵着三头驯鹿，绕着乌热的住房走了三圈，把这对患难夫妇送进了鹿场的办公室，这间临时的洞房，老人唱鄂温克的喜歌，祝愿他们白头到老。旗委书记老张专程赶来，喝喜酒，还一起围着篝火跳鄂温克传统的狂拜舞蹈，口弦琴响了一夜，可吹的曲儿都是欢快的歌儿。

乌热和王山丫这对异族情侣，用甜蜜的爱情抚平彼此心灵上的创伤，开始过着吃糖拌蜜的幸福生活了。乌热的多皱纹的脸膛舒展了，透出了青春的光彩。干涩的一双大眼睛里，浸着激奋的泪花；王山丫秋水明月般的眼睛，映着新生

活幸福甜笑的光波。他们看着欢蹦乱跳的小鹿，含情脉脉注视着那成双成对的公鹿母鹿，两个人紧紧相偎在栅栏上，象青年人那样，他们热情地、紧紧地相偎着，呼吸着鹿舍松针的芳香，尽情地享受“家”的温暖和幸福。他们躺在床上，睁着双眼，谁也睡不着，心底同样的甜美，他们此刻不用语言交流感情，千言万语都在沉默中交流了。……直到黎明鸟的第一声啼鸣，东方的一片曙光，他们才彼此拭去对方烫手的热泪，相对动情的一笑，投身到养鹿场欢乐的劳动中去。

乌热有了王山丫这个助手，给他生命的旅途增添了无限快乐，使他苦心经营的养鹿事业有了得力助手。乌热乐得闭不拢嘴，第一次唱起了鄂温克古老的歌曲《阿尔巴基嘎》，鹿场充满了喜悦，淘金屯充满了欢乐。真正的加蜜拌糖的幸福生活从这里开始，乌热和王山丫的养鹿场又有一群活蹦乱跳的小鹿，嘻闹、追逐。

那条小山溪安谧静悠悠地流淌、流淌，淘金屯乌热的养鹿场已竖起高耸的输电铁架，象一个巨人屹立在丛山峻岭中，大型鹿茸烘干箱已经试验成功。蓝色的溪水、缓缓地流着，抹上一层晴朗的阳光，显得那么明亮、美丽。《阿尔巴基嘎》（歌唱幸福）的口弦琴声从兴安岭顶上那养鹿场的木板房传了下来，婉转而又悠扬，月光照着那黑郁郁的山林，更显得格外的静寂。夜阑人静，那耳语般的音乐，旋律忽而轻微，忽而奔泻，歌唱着鄂温克人的新生活。

阿巴河在欢笑

阿巴河是一条银色的河，从那烟雾迷茫的大兴安岭的重峦迭嶂中，弯弯曲曲流出来，绕过青松白桦掩映的鄂温克猎民村，流到边境上，汇成涛涛的额尔古纳河，注入乌苏里江。勤劳勇敢的鄂温克猎民世代就生活在这秀美多姿的阿巴河两岸狩猎、打鱼，俭朴地生活着。

阿巴河水潺潺地流着，不知流了多少年，它不仅领略了大自然的千变万化，也阅尽了人世间鄂温克民族的升沉变迁，怪不得那河水流动的声音，有时如笑如歌，有时却如泣如诉呢！

正是秋风阵阵、落叶纷飞、长空雁叫、万木萧萧的初秋时节，我又来到阿巴河之滨的鄂温克猎民村。

一栋栋红砖绿瓦的新住宅，取代了定居初期的木刻楞房舍。村道上手扶拖拉机鸣叫着，满载着各种皮张和烘干的鹿茸，向收购站奔跑着，已改变了往日用驯鹿拉的四轮车和狗爬犁送货的状况。当我正观看街景的时候，一辆刚开来的解放牌汽车，几乎使我诧异地惊叫起来：大板厢里简直驮了一个鱼山，一色是鼓着鳃、张着嘴的大马哈鱼。有的甩着尾鳍想跳起来。仔细瞧，整个鱼堆都在动。灰白色的鱼鳞，在秋阳下闪闪发光……想不到在鄂温克猎村又看到这些鳞光闪闪

的鱼！我的思绪一下子便被带进往事的回忆中去了。

那是五十年代初，猎民还没有定居。我第一次跟着民族工作队坐着木船驶了三天三夜来到阿巴河畔采访。碰到的第一个鄂温克人，就是住在河边木板房里的人们都叫拉基大叔的一位壮年人。他高颧骨，有一双眯着的小眼睛，膘悍得象一头牡鹿。他看到我们，厚嘴唇动了动，眼睛冲我们身上眯了一阵，一声不响地掏出桦皮盒里的口烟（是用鹿血、酒、烟叶调拌而成的烟），放在桦皮地桌上，接着，便垂着长过膝的两手走出屋去。不消几分钟，只见他象变魔术似地拎来一条二尺多长、活崩乱跳、金翅鳞的哲罗鱼。他取下腰间的猎刀，刨开鱼腹，取出肠子，刮下鳞。转眼把这肥美的鱼切成一截截，放在篝火上吊着的铁锅里，来了个清水煮哲罗。半个小时后，我们就一面喝着拉基大叔自酿的越桔酒，一面吃着大碗的炖鱼肉了，肉嫩而鲜美，滋味好极了。

三杯酒下肚，拉基大叔的高颧骨涨得通红，话就多了起来。他汉话说得不流畅，但很健谈：“阿巴河是条神河呀，两岸獐、狍、犴、鹿、雪兔、大熊……”他伸出龟裂得象树皮一样粗糙的手，扳着一个个手指头，列举着各种禽兽的名字，“不光有‘驳可道’（汉人）讲的山珍，还有海味！”什么是海味呢？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疑惑，又打手势，又比划地解释着。

原来北太平洋的鲟鱼、鲑鱼、大马哈鱼，它们在太平洋里长大后，到春天，就从乌苏里江、额尔古纳河一直游到大兴安岭的许多沟渠、河汊里来孵小鱼。到秋天，小鱼长到半尺长，又离开故乡，回到北太平洋。鄂温克人在开河后，坐上桦皮船用鱼叉叉或用枪打，都能抓住几条大鱼。这种海鱼，就是拉基大叔所说的“海味”。除海鱼外，在河里和水